

李清照正传

● 谢学钦 著

男中李后主

女中李易安

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中国文史出版社

李清照

● 谢学钦

著

正传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清照正传/谢学钦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5034 - 2313 - 0

I. 李… II. 谢… III. 李清照 (1084 ~ 约 1151) - 传记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9015 号



责任编辑: 梁志安 韩怡宁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印 装: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100076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0.125 字数: 400 千字

印 数: 6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中国文史出版社

序

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济州章丘（今山东济南章丘市）人。祖藉莱芜（今属山东）。公元1082年（北宋神宗元丰五年壬戌）生于章丘明水（今为镇名），或洛阳（今属河南）其外曾祖父王拱辰宅园。卒年不详。考相关志书史料，当在公元1147年（南宋绍兴十七年丁卯）以前去世，享年60余岁。父亲李格非生于二世仕宦书香门第，北宋著名学者、古文家和文学批评家，“苏门后四学士”之一。母亲是北宋名臣、文学家王拱辰的孙女，亦善文。由于家学渊源和时代环境等影响，再加上博学多记，文思敏捷，故“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她的生活、思想和创作，以靖康之难（1126年底）为界，分为前后时期。四岁后居汴京（今河南开封）。婚前生活比较自由幸福。此时，不但有《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与“昨夜雨疏风骤”，以及《怨王孙》（“湖上风来波浩渺”）、《浣溪沙》（“绣面芙蓉一笑开”）等曲子词佳作，还有《词论》与《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等“忧患得失”之作。20岁时她与21岁的赵明诚结婚。尽管夫妻恩深爱重、志同道合，但丈夫还是太学生，每月只有初一月半才能请假回家，以“文学”及第后为京官又沉溺金石，就是因为父亲宰相赵挺之狱事而屏居青州（今属山东），他也长年累月四处游山逛寺搜集碑刻文物，而将妻子晾在家里。然而，李清照的文学创作也因此充满蓬勃生机，题材绚丽多彩，名作婀娜多姿。如，描写卖花女艰辛生活的《卖花声》（“约素小腰身”），反映科举失意给家庭带来灾难般祸害的《青玉案》（“一年春事都来几”），表现人间天上牵牛织女离情别恨难穷的《行香子》（“草际鸣蛩”），折射朝廷朋党之争给社会给人民带来无限苦楚的《生查子》（“年年玉镜台”）、《殢人娇》（“玉瘦香浓”），歌颂人间爱情生活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减字木兰花》（“卖花担上”）、《丑奴儿》（“晚来一阵风兼雨”）等。体裁也摇曳多娇。如，咏物词《多丽》（“小楼寒”），节俗词《醉花阴·重阳》，祝寿词《新荷叶》（“薄露初零”），哲理词《玉楼春》（“红酥肯放琼苞碎”），《浣溪沙》（“髻子伤春懒更梳”），以及闺怨词《点绛唇》（“寂寞深闺”）、《怨王孙》（“梦断”）、《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等等。较为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却在明诚起知莱州、淄州时期（1121—1126年）。李清照虽然已40岁，而知州公事却像绳子一样捆住了丈夫的脚，故鸳鸯戏水比翼双栖，也有了三两个儿

女。诗文创作并不处于丰年稔岁，现存只有“暖雨晴风初破冻”、“永夜恹恹欢意少”和“泪湿罗衣脂粉满”等三首《蝶恋花》，同时翻刻出版了夫妻俩在青州乡里校勘的一些古籍。靖康之祸后，国破家亡，明诚病逝，李清照被卷入民族、国家与时代的苦难漩涡之中。她的生活、思想和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文学创作却出现了第三浪崭新的高潮。脍炙人口的《声声慢》（“寻寻觅觅”），被人誉为豪放词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充满家仇国恨的思乡曲《菩萨蛮》（“风柔日薄春犹早”），思亲吟《南歌子》（“天上星河转”），闺怨调《浣溪沙》（“莫许杯深琥珀浓”），相见歌《青玉案》（“征鞍不见邯郸路”），咏物篇《瑞鹧鸪》（“风韵雍容未甚都”），以及散文名章《金石录》后序和《打马图经》序等，迭见层出。她的诗歌存世不多。然而，此时创作的，对处于水火深烈的中原人民表示无限关切和怀念的《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并序》二首，以及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晓梦》，讽刺赵宋君臣投降主义、逃跑主义的断句“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王琨”，斥责伪齐政权的《咏史残篇》，提醒南宋王朝别偏安一隅的《春残》，嘲弄状元张九成在对策中阿谀奉承高宗的联句，至今仍光艳照人、灿烂史册。在客死八闽之前，她不仅发出了“但愿相将过淮水”的泣血呼告（《打马赋》），还为流离失所的“北人”，作出了“不惯起来听”的力竭声嘶呐喊（《采桑子》“窗前谁种芭蕉树”）。其作品至今仍发生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她被后人视为一代词宗，是中国文学史上卓绝千古的女性作家的光辉代表。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她生前身后也受尽误解、中伤，乃至陷害，其作品也常常蒙受谤词秽语。其中最恶毒的攻击，就是含沙射影或直言不讳地污蔑她“风流好色”，“荒淫放肆”，“不会生孩子”，“连丈夫都宁愿去纳妾嫖娼”，“然无检操”，“晚节流荡无归”，等等。

这种谣诬诬谤，早在南宋时，就遭到一些正义之士的斥责反掌。不过，他们的反唇相攻，大多也靠道听途说，故又将清照涂鸭成流落临安以传诗布教度日的孤苦寡妇，或杜撰为阿谀谄媚、卑鄙龌龊的宫中帖子代笔者。在清代，还掀起一场否定李清照“改嫁”的热潮，但用得也不是史料，而是“小人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者”（邓廷桢《双砚斋词话》）一类空话。

其实，李清照并没有改嫁，这只要认真读读《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等史料，就知道了。

李清照也有儿女，这明确记载在《打马图经》序和《八闽通志》等相关章节中。

李清照晚年也没流荡无归，这也有《八闽通志》、《福建通志》等志书作旁证。

相反的，说赵明诚“嫖妓纳妾”，说李清照“风流成性”，乃至“三天不赌手痒啊”，是“一个爱打通宵麻将的赌徒老婆”，是“一个天天喝醉酒的酒鬼老婆”等等，

却没有任何史料根据，而全是臆测附会。

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绝大部分的专家学者误解李清照，却因为没有通读她的作品，或似读非读，甚至看不懂。举个例子说吧！《〈金石录〉后序》最后一行文字，连许多村妇卜师都能理解，而我们的专家学者却从南宋洪迈至今，脸红耳赤地争了八百多年，还没要停锣歇鼓的迹象。其文于下：

绍兴二年玄默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

有的说绍兴二年为壬子非甲寅，故原文应为“绍兴四年甲寅”；有的说绍兴二年八月朔非甲寅而是戊子，故“此条实为浅人所妄加”；还有的说“玄默记朔，甲寅则记日”，故原文当是“绍兴五年壮（八）月玄默（壬）朔甲寅”。由此，演出了《〈金石录〉后序》作年为“绍兴四年（1134）”说，“绍兴二年（1132年）”说，“绍兴五年（1135年）”说。成为学问，相互捧场，争论不休。

幸好我们的村妇野老大多不读论文专著，算命占卜也没时间关心李清照生平事迹，要不，还真得会被他们笑掉了牙齿。因为“玄默”是天干壬的别称，意即壬年“岁在戊申”；“壮月”为农历八月的别称；“朔”指农历每月初一；此处“甲寅”，按顺序，就是“时辰干支”的名称。

六十甲子“干支”，不但可以纪年、月、日，还可以记时。年干支六十年循环一次。月干支六十个月循环一次，五年一轮。日干支六十天循环一次。时干支六十时循环一次，每天有十二个时辰，五天一轮。起点在晚上十一点，每两个小时换一个时辰。这种古老的计算岁月时间的方法，在21世纪的今天，还存在于我国民间。关于干支纪时中的天干，和当天干支纪日的天干，其对应关系，可以归纳成下表：

时 干 支 日干支	23 时 至 1 时	1 时 至 3 时	3 时 至 5 时	5 时 至 7 时	7 时 至 9 时	9 时 至 11 时
甲、己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乙、庚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丙、辛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丁、壬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戊、癸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时 干支 日干支	11 时 至 13 时	13 时 至 15 时	15 时 至 17 时	17 时 至 19 时	19 时 至 21 时	21 时 至 23 时
甲、己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乙、庚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丙、辛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丁、壬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戊、癸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为了记住上述表格的内容，以便纪时，民间还有一个歌诀：

甲己还生甲，乙庚丙作初，丙辛从戊起。

丁壬庚子头，戊癸起壬子，时元由此求。

所谓“甲己还生甲”，即当日天干为甲或己时，那么，其子时的天干为甲，也就是说，甲、己二日的夜半子时，都起于甲子（参见上表）。以下按六十环周顺，就是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古时将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相当今天的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还可以五等分，它分别表示每日起始时间的不同。如，绍兴二年八月初一为戊子，而戊日的夜半子时起于壬子，故“甲寅”相当今北京时间清晨四时三十七分。换言之，李清照这篇《〈金石录〉后序》，是从当年七月二十九日那天，一直写到第二天八月初一的黎明为止，一整夜没睡。其对亡夫的深情厚谊，不但融入正文之中，还渗透“甲寅”之时。然而，许多人却说在写作这篇序的前后，李清照“改嫁”并与后夫打官司离婚。极个别的人可能知道“甲寅”纪时，但装疯卖傻，并别有用心地说他亲眼见过《后序》原稿，就写作“绍兴四年”。

也有的李清照专家并不知道诗词创作的某些基本常识，竟然编排年已五十六、七岁的李清照，与比她稍大一岁的临安府通判朱敦儒，在一个初秋傍晚，漫步临安（今浙江杭州）“苏堤”、“花港鱼池畔”等处，且相互间“能够不避嫌疑与之唱和交往”等浪漫故事。事实上，“和”是谐和他人韵脚的一种诗体或词体，未必都要当场吟唱出来，两人可以相隔天南地北，也可以与上百成千年前的古人唱和。何况朱敦儒确有一阕《和李易安金鱼池莲》词，但是否作于临安府通判任上，至今无人晓得。再者，李清照原词已佚，我们连朱词到底是在和韵还是依韵，或是同韵还是步韵，也不知道。那又凭啥断定，她所写的金鱼池莲就在花港啊？

更多的专家学者是没通读李清照作品。譬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的《宋代文学史》竟说：“李清照便携铜器等文物，追随向东南沿海奔逃的高宗行在……

她历经艰险，赴越州，转台州，泛海走温州，奔衢州，但终未赶上，遂于绍兴元年（1131年）再至越州，卜居于乡民钟氏家中，不料所存无几的金石书画又遭盗窃”。显然没有认真读过《〈金石录〉后序》。还有一部引起轩然大波的《揭秘》专著，却张冠李戴、故弄玄虚地说：“那李清照喜欢什么赌博呢？据她自己说，是‘打马’，打马具体是个什么玩意儿，现在已经失传，我们没办法知道了。不过据说有人考证出来，打马就是今天麻将的前身，看来，打通宵麻将，是李清照的一大爱好”。李清照专家竟然没看过她的《打马图经》？那也作罢，因为那毕竟不是古典文学的基本读物。然而，《宋史》李格非本传非不难找，却在介绍《宋史》本传时，也胡言乱语“李清照刚刚出生的时候，当时李格非还在山东郛城做一个叫‘郛城教授’的小官。郛城虽小，在后来的文学史上也还是出了点小名，《水浒传》里的头号人物宋江就是郛城人氏。所谓‘教授’可不能同今天的大学教授相比，现在的大学教授，级别待遇相当于正处级，而‘郛州教授’，大约只不过是郛城这个小镇主管文教卫的副镇长，级别只相当于副科，而且还是清水衙门的副科级”，这当是海外奇谈。众所周知，宋代的府、州、军、监，上属路，下辖诸县，故“郛州教授”怎么会只管“郛城这个小镇”，而且还是“副科级”？有人将郛州（治今山东东平县西北）扯成郛城（治今山东郛城县东），也有人将广信军（治今河北徐水县）误为广信府（治今江西上饶市西北）。于是，李清照父亲李格非从宋江家乡回来后，又跑到“江西上饶做官，当地有个道士妖言惑众、骗取钱财”，结果被他“痛打一顿驱逐出境”。故事越编越离谱，可喊好叫绝的人越来越多。

我撰写《李清照正传》，当然不是为了开导或教训这些专家学者，因为现在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时代，故谁也开导不了谁，谁也教训不了谁。何况，我们又在做着两种不一样，但又都有意义的工作。他们努力将简单的史料变成生动的故事，以取悦广大读者，让人开心。然而，我试图将历史和文学当作科学进行研究，还李清照一个公道，从而使大家知道历史老人是公正的，它不会也不应该亏待任何一个匆匆过客。是为序。

谢学钦

2008年11月26日

目 录

序	1
楔子 靖康之变	1
第一章 令椿李格非	16
第二章 哪位王氏为亲娘	28
第三章 出生何处祖籍倒是莱芜	38
第四章 儿童时候	48
第五章 少年时期	57
第六章 及笄后	70
第七章 《词论》	85
第八章 出嫁前	97
第九章 鸳侣赵明诚及其家人	111

第十章	新婚孤鸾知为谁苦	127
第十一章	在崇宁党锢的岁月里	142
第十二章	公公赵挺之的浮沉	156
第十三章	何须更忆泽畔东篱	168
第十四章	屏居乡里十年	180
第十五章	相守莱淄	195
第十六章	复知江宁	206
第十七章	郎君骑鲸建康	214
第十八章	追随帝踪	227
第十九章	流寓杭州	237
第二十章	病危被迫招接脚	247
第二十一章	避乱金华	256
第二十二章	晚年飘泊福建	270
第二十三章	结语	283
附录	李清照年谱	298
后记		310

楔子 靖康之变

要讲李清照，就得说到靖康之变。

“靖康元年”（1126年）是宋徽宗退位后的钦宗年号。读者诸君或许会问，徽宗怎么不当皇帝啊？这事就扯远了。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都鹦鹉学舌地说“五代结束”，这就表明“宋代统一全国的事业基本完成了”。说着说着，最后还忘其所以，以为宋代与唐朝是一样的泱泱大国。然而，当某些外国史学家发现，这种论调实际上承认长城是当年“中国”（宋代）与金国一个“国界”时，我们又引经据典加以驳斥。也就是说，中国大得很，长城并非边境，因为契丹、党项、金人，与后来的蒙古人一样，都是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但又众心如城地拒绝承认“基本完成了”其实就是还没完全统一的另一种说法。

翻开古今多如牛毛的中国史著述，也大多将在宋代时“发现”中国还没完全统一，主张要收回燕云十六州（今北京至山西大同一带），或要联金灭辽等代表人物，都说成是“国贼”或“挑起边衅”的历史罪人，而将安于一片只图安乐喜言进步的人都描写成忠臣贤士爱国者。刨树寻根。人心不齐，厌战者多，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早在开宝九年（976年）二月，因为平定了南唐，宋朝文武百官竟然争先恐后地请求，要给赵匡胤加上“一统太平”的尊号。尽管宋太祖坚决反对，并指出燕云十六州和北汉还没收复，怎能称得上一统太平啊？然而，从赵匡胤后来两次北伐失败，还是可以看出北宋过分排武崇文的建国策略，已逐渐成为“王师”无能和胆小鬼投降派滋生的温床了。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打到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对北宋都城开封造成严重威胁。谁知道，后来辽朝悍将萧挾凛被宋军射死，形势有了转机，而宋代却与对方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规定每年给辽朝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以后，辽朝屡兴事端要挟宋方。庆历二年（1042年），辽朝在边境摆出进攻的态势，北宋吓得在原有规定的岁币银和绢的基数上，每年各追加十万，并承认是宋朝“纳”（《辽史》谓为“贡”）给辽朝的。熙宁八年（1075年），宋与辽重定河东边界，宋又失地七百里。一些历史学家欢呼雀跃，他们说签订“澶渊之盟”后，辽宋战争结束，此后120年双方和平相处。然而，他们忘了，至少燕云16州地区，也在契丹的马蹄箭矢下苟延残喘了120年啊！更重要的是，澶渊之盟使宋人发现，“膝盖底下有黄金，黄金能够换和平”，

而这还从外交法则演变为生活的普遍定律，从而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而恶劣影响。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宋江起义。“活不下来就造反，造反不成招安去”。这种“忠义英雄”，由于历代五花八门的《水浒》作品的极力渲染，似乎成了中华民族许多人的学习榜样，或所谓的同情对象。

另一个著名例子却是宋徽宗收复燕云十六州。价格最初是岁赐金帛 30 万两匹。“雇佣军”是与宋朝毫没臣属关系的金国。金是女真族在宋政和五年（1115 年）建立的新国家。女真人是满族的先祖，其族源可以追溯到周秦时的“肃慎氏”，汉、三国、晋叫“挹娄”（一说挹娄为另一部落），南北朝为“勿吉”，隋唐即“靺鞨”。唐初，形成数十个部落。以居住在今松花江流域的粟末靺鞨为主体，结合其他靺鞨诸部和部分高句骊，在武则天时建立振国，后叫渤海国。最盛时，其版图南接新罗以尼河为界，东迄日本海，西连契丹。生活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会合处的伯力（今俄罗斯境内哈巴罗夫斯克）一带的部分黑水靺鞨人，也为其役属。五代后唐同光四年（926 年），辽灭渤海。尔后，黑水靺鞨随渤海部民南迁，并逐渐取代渤海而兴起，以至被契丹人改称为“女真”。因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有的说是“女真”的另一译写形式，故又名“女直”。居于松花江西南隶籍于辽朝的，统称熟女真；住在松花江以北、宁江州（治今吉林扶余市北伯都纳古城，一说扶余市东石头城子）以东，未编入辽朝户籍的，称生女真。生女真的节度使为其完颜部人担任。宋政和三年（1113 年），完颜阿骨打袭节度使一职，就不再听命于辽，并于二年后称帝，国号大金，定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市南白城），是为金太祖。后起之秀金屡败契丹，这使宋徽宗产生联金攻辽收回燕云十六州的念头。在手诏中，徽宗只提“燕京并所管州城”，故金人拒绝攻下西京和平州、营州后，将它们归还北宋。最后双方约定：以长城为界，北部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等地由金攻取，南部燕京（今北京）一带由宋攻取。灭辽后，燕京归宋所有，送给金朝岁赐五十万两匹。这次交涉是取道海上去金国的，故史称“海上之盟”。宣和四年（1122 年）三月，金人约宋攻辽。宋军两攻燕京皆败。金人却攻占中京、西京（今山西大同）、燕京。金欺宋弱，只将燕京及蓟、景、檀、顺等六州二十四县交割给宋朝。其中涿、易二州还是主动降宋的。宋朝除了每年向金移交原来给辽的五十万岁币外，还要补交一百万贯作为燕京的代税钱。徽宗要求归还西京。金国乘机又诈骗去二十万两的犒军费，但还不交出西京。宣和五年（1123 年）四月十七日，宋军进入燕京，只剩一个被毁坏的空城。尽管如此，至少从军事上说，对于巩固宋代北线边防，还是有意义的。然而，朋党横行、一盘散沙的宋朝，却盛产不懂政治的政治设计家、不愿作战的作战评论家，结果收复燕京前为联金攻辽一事吵吵闹闹，收复燕京后又因空城而闹闹嚷嚷。至今仍有一些史学家、理论家在附和，仿佛一座空城一片荒原就不是领土，就不值得保卫，就不必要收复，就应该拱手送人。

古语说：“天做孽，犹可说；自作孽，不可活。”金国早就看出，宋朝所谓“礼仪

之邦”，其实只是腐朽无能的代名词。于是，在宣和七年（1125年）二月擒获天祚帝灭亡辽朝后，金太宗完颜晟就胜算在握，于同年十月初七下诏攻宋。都元帅是完颜杲，其下兵分两路：完颜宗翰（粘罕）为左副元帅，从西京进入太原；完颜宗望（斡离不）为南路都统，从南京进入燕山路，尔后会师宋都汴京。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引狼入室”。“引狼入室”四字其实就是金兵摧枯拉朽，宋军闻风而溃的遮羞布，就像南唐后主李煜的大周后娥皇明明是吞玉自尽，而史书却以她自己“沐浴洁身，含玉而殂”几个字来替代一样。

当然，也有人为保卫大宋王朝而鞠躬尽瘁，或为维护民族尊严而视死如归。举个例子说吧！当金国攻宋部署已经确定后，宋廷却举朝不知，还在十月派遣吏部员外郎傅察去玉田县（今河北玉田）迎接金国的贺新年使者。十一月，走到燕山府界（今河北北部），听说金兵已入侵，有人劝傅察不要再去。傅察说：“接受使命出行，有了困难就中途终止，那君命怎么办啊？”二十一日，抵达蓟州韩城镇（今河北丰润县西南韩城镇，金时属玉田县），并没看到金国的贺年使者，傅察就在那儿住了几天。十二月初二，金军攻破了蓟州（今天津蓟县），傅察也遇上了完颜宗望。宗望逼迫他跪拜，金兵刀剑似林，有人还拉着他的头发，要他爬伏在地上。傅察却更加直如箭矢，说：“我只有一死罢了，膝盖是不会弯曲的。”金人就杀了他。傅察是李清照的小姑妹夫，将官武汉英认领了他的尸体，焚烧成骨灰后，命令虎翼兵卒沙立背回朝廷。沙立走到涿州（今河北涿州市），却被金人抓获，关在土屋子里。

同月，在金使“割地称臣”的威胁下，43岁的宋徽宗禅位于太子桓，是为钦宗。没几天就是元旦，故改明年为靖康元年（1126年），希望国家能安定太平，刚刚尊徽宗为教主道君皇帝，现又改称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金兵却马不停蹄地南下。听说已渡过黄河，心惊胆战的赵佶就借口去亳州太清宫（今属河南鹿邑县）上香，携带皇帝与部分子女，前往江南避敌。提心吊胆的钦宗，也想逃往陕西。后在李纲一而再的苦谏下，才打消主意，并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将统兵抗金的事都交给了他。

正月初七，金兵渡过黄河后，嘲笑宋朝无人，如果有一、二千人把守，我们怎能渡得过来。然而，这一天金人攻打宣泽门，却出乎意外地遭到李纲领导的汴京开封守军的顽强抵抗，死伤无数。

最妙的是，当天晚上，钦宗还派人用绳缒到城下，去金人的军帐里议和。金人的条件，起先是割黄河为两国界，再送些犒军金银，过几天降为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一万匹，衣缎一百万匹，割太原（治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东城角）、中山（治今河北定县）、河间（治今河北河间）三镇所辖地区，并要宰相、亲王为人质。钦宗下诏搜刮借用民间的金银，敢于藏匿转移的，就军法处置，并没收妓女和艺人的财产。只得金二十万两，银四百万两，而民间却被搜刮一空。李纲力谏，说：“犒劳金军的金银财物，

数量太多。就是取尽天下的资财也不够，何况一座都城啊！太原、河间、中山，那是国家屏障。号称三镇，其实十余个郡地的山川险阻都在那儿。割了三镇，还怎么立国。还有保塞（治今河北保定市）、翼祖、顺祖、僖祖的陵墓都在那里，做子孙的怎么可以给了别人！至于派遣使者，那也是宰相应当去，亲王不应当前去。如今最好的计策，就是选择使臣姑且与金人商议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金银钱币的数量，命令有关部门计算。稍微推迟数日，等我勤王大兵四面结集。敌人是孤军深入到我大宋腹部重地，势必不能久留，一定希求迅速回去。这时与他们议和盟誓，金人就不敢轻视我朝，而两国和好也会长久。”宰执大臣们的看法与李纲截然相反。钦宗当即就把答应纳币、遣质并改称“伯大金皇帝”的誓书，授予使者送往金营。李纲还是留下割让三镇的诏书不发，希望救援大军集结后，再慢慢地从长计议。

更妙的是，勤王兵陆续抵京后，急于建功的姚平仲率步骑万人劫金营的计划竟然也会走漏消息，结果反遭迎击。金人追究责任，主和派推波逐浪，钦宗便撤了李纲的职，并遣使谢罪，交割三镇。于是，金人带着人质肃王等战利品北去，被困了近四十天的汴京就解围了。时二月初九。

金人一去，开封恢复平静，朋党倾轧故态萌发，而国防却没多少人关心。

二月十八日，侍御史孙觌上奏说：“蔡京四次出任宰相，前后共二十年。他借口继承先志绍述往事，建立损国害民之政，祖宗的章法制度，几乎全被他废弃改变了……以至怨气充斥，向上冲犯了阴阳变化，造成人心散离，上下解体。于是敌人乘虚进军，好像进入了无人之境。陛下显赫威严而决断，贬斥王黼等人，大正典刑，像蔡京的罪恶，难道可以独加宽容吗！”孙觌是个杰出的投降派。甚至在金兵围城之际，他还弹劾李纲抗击金兵是“上惊朝廷，下骇群情”，犯了“滔天之罪”，故“车裂以殉，死有余辜”。因此，在弹劾蔡京时，他又故伎重演，攻击童贯、蔡攸收复燕京等抗金行为，是“反复卖国，造怨结祸，使敌人因而有了进攻藉口”。因此，钦宗下诏：“责罚蔡京降授守秘书监、分司南京，退职还乡，在河南府居住；降授童贯为左卫上将军，退职还乡，在池州居住；降授蔡攸为太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

也有人头脑稍微清醒，如中书侍郎唐恪。他对钦宗说：“革除弊政应该循序渐进，如果是今天当务之急的那应该优先考虑，而进奏的人不顾大局，以至列举以前的事以消解一时的愤怒，这难道不会让太上皇帝伤心吗？蔡京、蔡攸、童贯、王黼等人，既然已经流窜贬斥，那就暂告一阶段。等到以后边境的事安定了，然后告白太上皇帝，请他下一诏书，与天下的人共同抛弃他们，谁又能说不行啊！”钦宗说：“爱卿的论说很好，可以为朕写一道诏书，把这个意思宣告给在位的官员。”

话是这么说，但以抗金为罪名来排击蔡京一伙及其在朝“死党”，斥责王安石新法与熙丰新党之非的苦心，却是不会停止的。五月初三，国子祭酒杨时上奏说：“蔡京当权二十年，以继承绍述神宗为名，实际上是挟带王安石以谋取自身的利益，所以他推崇

尊重王安石，加封王安石为王爵，配享于孔子庙庭。今天的祸患，实际上是由王安石变法开启的。王安石承继管仲、商鞅的权术，用六艺作掩饰以美化他的奸诈言辞，变更扰乱祖宗的法规制度。当时司马光曾经说过，王安石的祸害，要过数十年后才能看出。今天的事，还真像两块作为凭证的符节一样相合……希望追夺王安石的王爵，毁除王安石在孔子庙配享的图像，使他的邪说淫词不再迷惑学者。”钦宗当即下诏，停罢王安石拊祭分享的资格，降在从祀的行列。

此诏即出，天下哗然。因为各地生员都习用王安石的学说以取得科举名次，而它突然变成邪说，自然议论纷纷。当时，在太学生中，还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不教肃王废舒王，
不御大金禁销金，
不议防秋治《春秋》。

这个民谣形式独特。不仅押头韵“不”字，而且每句四、七两处有“腹尾”韵，所有韵脚全部同音同字，故给人感觉是琅琅上口，通俗易懂，诙谐有趣，其实它笑里藏刀，冷嘲热讽。“肃王”，就是徽宗第五子赵枢。作为人质，被金兵挟持北去，大约到割地结束才遣还。此时，由于钦宗变卦，突然决心“祖宗的土地一尺一寸也不可以给人”，而太原宋军又在极力抗金，故割地“一时成了一纸空文”，人质肃王生死不明。歌谣讽刺钦宗一伙，大敌当前，不去关心太原被围、皇弟被金兵拘留未归，却去关心舒王王安石该不该配享孔子；不去抵御金兵，却禁止民间使用金银首饰，甚至将民家的金银都搜刮给金兵；不商议如何在多事的秋天巩固边防，却在四月初九设置《春秋》博士，不久又下诏开设经筵讲论经史。

中丞陈过、谏议大夫冯澥上疏弹劾杨时。杨时被罢掉国子祭酒后，就辞职退休，回去研究理学。然而，他那“王安石是导致靖康之祸的元凶”说和原有的“蔡京亡国”说是一样著名，一样有影响。就这样，清除蔡京及其死党的运动，便紧锣密鼓地继续下去。七月，蔡京被转移到儋州（今海南儋县），童贯贬于吉阳军（今海南崖县），蔡攸贬于雷州（今广东海康），朱勔贬于循州（今广东龙川）。

蔡京（1047—1126年），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历尚书左仆射，转司空，累封鲁国公，加太师。徽宗在位25年，他四次入相，长达17年之久。由于引导徽宗穷奢极侈，大兴工役，挥霍国库，当时人归罪他是“六贼”之首。其他五位是王黼、朱勔与宦官李彦、童贯、梁师成。蔡京为相累年，子六人孙四个同时为执政、侍从，故朝内侍从、执政、朝外帅臣监司，多是他的门人亲戚。社会上便有“打破箇（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清波别志》）；“杀了種（童贯）蒿（高俅）割了菜（蔡京父子），吃了羔儿（高俅的儿子）荷

叶（何执中）在”（《独醒杂志》）；“蔡京之后尤（攸）萧（脩）条（儵）”（《瓮牖闲评》）等歌谣流传。攸、脩、儵，是蔡京的三个儿子名字。此谣用谐音手法，咒骂他要绝后。《宋史》并没有将何执中列入《奸臣传》，但他在蔡京门下三年，后来代为尚书左丞，并没什么政绩。不言而喻，这些歌谣的政治意图也相当复杂。如《绍圣中谣》云：“大蔡小蔡，破坏天下；大惇小惇，灭人家门”；《宣和遗事》载：“二蔡一惇，必定沙门；藉没家财，禁锢子孙”；“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所谓“一惇”或“大惇”，指章惇（1035—1105年），字子厚，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哲宗亲政时，以宰相身份“绍述”国是，打击放逐元祐党人；“小惇”即安惇，字处厚，广安军（今四川广安）人，与章惇一党。说白了，在这些诅咒“奸臣”人亡家破，殃及子孙的歌谣后面，人们还看到，围绕着王安石变法而引起的一场你死我活的两虎相斗。到徽宗退位钦宗上台，由于要求惩办六贼的呼声不绝朝野，蔡京也一贬再贬，日薄西山。南宋王明清《挥尘后录》卷八引冯于容云：在贬谪路中，蔡京有三个宠姬陪着，分别姓慕容、邢与武，大概艳美无敌，连金人都眼馋手痒，便向宋廷指名索取。钦宗大人大腹，赶忙下旨移交金国。生离死别时，蔡京写了一首告别诗：

为爱桃花三树红，年年岁岁惹东风。王中书，西蜀，
如今去逐它人手，谁复尊前念老翁？
宋人的“忠奸”意识远远超过民族气节。看到这三个美人被金人掳去，自然大快人心，拍手称好。直到今天，一些专家学者提到这个历史细节时，还幸灾乐祸地说：蔡京当政时，权势熏天，享尽荣华富贵，如今是人卑言轻，无人理睬，甚至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然而，有谁想到，这三个女人还是“宋人”，如今连她们“都保护不了”不仅仅是落薄的蔡京，还有钦宗，还有宋廷，还有当时上千上万的“国人”啊！蔡京这首诗真是千古妙史，除了表达自己的无奈心情外，还勾勒出靖康时宋朝上下男女的各色心态。蔡京或许要千刀万剐，而他的女人、家奴又有什么罪过啊？不言而喻，沿途商贩、饮食摊贩，听说是蔡京一行，也不肯将食物卖给他，有的还跟在后面高声诟骂，无所不说。州县的官吏也不让他们停留。蔡京在轿中叹道：“京失人心，一至于此。”到潭州（今湖南长沙）时，年迈而病重的他还填了一曲《西江月》：

八十一一年往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

我活了八十一岁，如今被充军到四千里外的地方去。那儿没有我的家园，只有天边；要想看到汴京的皇宫园苑，只能在梦中。我曾经五次在玉殿上受命辅助天子，朝廷

上也几次宣布我的免职，只因为贪图荣华富贵，才有今天这样的下场。此诗是个大实话，但也耐人寻味。数天后蔡京去世。潭州知府与他是仇家，便让他暴尸野外。后来，门人吕川卞找人凑了一些钱，才把他埋葬了，墓志上还说“天宝之末，姚宋何罪”。“姚”即唐陕州峡石（今河南陕县东南）人姚元崇，字元之（650—721年）。他参与过杀权臣张易之兄弟、请太平公主往就东都、出诸王为刺史等政治行动，因而多次被贬。开元二年（713年），第三次出任宰相，兼兵部尚书。因避开元讳，改名“崇”。当时，玄宗刚即位，励精图治，其他宰相唯诺从事，只有他直言敢谏，独当重任。开元四年，推荐宋璟（663—737年）代替自己，成开元之治，故并称“姚宋”。

蔡京死去十来天，即七月二十七日，童贯走到半路被下诏处死，首级装匣送回汴京悬挂街市示众。

这回可是“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了。至少，满朝的贤良之士，再也不会受到“蔡京一党”的打击迫害了。然而，许多人还不解恨，因为没有公开审判六贼。

八月十四日，金人再次南伐，仍兵分两路。左副元帅为宗翰，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市）出发；右副元帅是宗望，从保州（今河北保定市）出发。由于熟门熟路，知彼知己，九月初三，便攻破太原府。

九月初九，臣僚们还上奏说，蔡攸的罪恶不亚于他的父亲蔡京，应该把他贬到四海之外。钦宗将蔡攸转移万安军（今海南万宁），走到岭外又赐死，并杀了他的弟弟蔡脩和朱勔。李纲自然也是蔡京死党。由于言官弹劾他“专主战议，丧师费财”，故先被贬为扬州知州，后又改任提举洞霄官。

最令人深思的是，这个“清除国贼”运动，不仅发生在金军日益逼近之时，而且有金人配合。如，十月初一，再贬李纲为保静军节度副使，指定在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安置。十月初五，金人攻破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十月初六，金人派杨天吉、王汭来逼迫宋廷交割三镇时，还索取蔡京、童贯、王黼、吴敏、李纲等九人的家属。

十一月十二日，金军到达河外，见宣抚副使折彦质领有十二万大军与他们对峙。当时，金书枢密院事李回带领一万骑兵，也赶来防守黄河。金军有人认为南朝的兵也很强盛，不能轻易渡河。金将洛索（娄室）说：“多并没什么可怕。不如虚张声势，把战鼓全都搬出来，击打到明天早晨，看看他们有什么变化。”结果，天亮时，对岸礼仪之师全部溃退，金兵只好“冷清清”地渡过黄河，自作多情地长驱向南。

十一月二十四日，金朝宗望的军队来到汴京城下，驻扎在刘家寺。过两天开始攻打通津门。闰十一月初三，金朝宗翰的军队，也从河阳来与宗望会军，扎营青城。这时，汴京只有清一色的“忠臣”，连四方的军队也没有一个人来救援，钦宗就用驿递召回还活着的“国贼”李纲任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并派遣密使招呼各道兵马救援京城。李纲才回过神来，各道兵大概还没见到密使，闰十一月廿五日，汴京外城就在大风雪中